

皇甫南星

李數復出文壇了！聲勢是頗為可觀的，先是中國時報以特大號的標題和整版的副刊版面刊登「獨白下的傳統」一書的序，繼之以「名人追蹤」，以專欄方式訪問了李數這位「名人」。筆者敵擋不住這樣浩浩的志氣的宣傳，即刻購閱了這本書，然而老實說，筆者是十分失望了，我甚至感覺到李數這位「名人」也只剩下一個名，而且只是虛名而已了。

偏見下的傳統

一、落幕

十四年前李敖以「傳統下的獨白」一書出名，這書以酸刻無比的言辭對傳統文化極盡誣蔑之能事，不惜用往自己祖先臉上潑糞的方法出賣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達到假「現代化」之名行挖自己民族的根之實。

十四年後，李敖又出了另一本與「傳統下的獨白」相呼應的書——「獨白下的傳統」，李敖的狂妄非但沒有收斂，反而有變本加厲之勢，但是可悲的是：由他的新書中，筆者僅看到他虛張的聲勢、他的惡意與沒有良知。

一個年輕人可以狂，甚至於應該有些狂才像年輕人。但四十多歲的人還狂的話，除了迷戀自我以外，很難找出合理的解說。筆者的意思不是說李敖受到噤過牢獄之災就該服貼了，而是他十幾年後在心智上應該成熟些。一個人十四年前十四年後同用一種口吻說話，寫出「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

心裏都爲我供了牌位。」這類文字，真够叫人吃驚。成長是心智的圓熟與仁德的擴大，李敖兩者無一。也許李敖有意要維持他的「商標」，表示他沒有變，但那他又錯了。以往的李敖有真性情故自有動人處，現在只在裝模樣。他在殉名，他的生命空了。這是我們替他悲哀的原因。

我們另一爲他悲哀的是他完全昧於時勢的改變，這使我們想到刻舟求劍的故事。十四年前李敖「全盤西化」的主張，還可以找到一些人盲從，現在恐怕很難找到一兩個；十四年前的李敖也許有人欣賞，現在只有叫人唾棄。

十四年來臺灣地區也許在奢侈、貧污上並沒有改進多少，但由於全國國民的努力，在經濟上確有相當的成就，國人因此也逐漸恢復了喪失了的自尊心，自己不再覺得比洋人矮一截。國人首度由生存邊緣掙上來，慢慢談得上教育文化的發展，而對固有文化的向心力，更培養出青年較十四年前更敦厚的心，這些李敖恐怕沒有機會注意，那麼筆者請李敖看下面幾個現象：

1、臺灣的兒童對巧克力與牛乳不再像十四年前看了

就流口水。

2、校園流行唱的很少是洋歌，很少大學生講話願像十四年前一樣帶着洋文。

3、鄉土文學打垮洋文學。

4、洋鵝、洋豬肉賣不出去。

5、大學生最希望的工作是社會服務。

6、嘉義民和國小的「跳繩」贏得比洋女韻律體操的掌聲十倍以上。

以上事實都說明社會風氣已與十四年前不同，李敖昧於時潮，再來那一套「全盤西化」，再祭出他十四年前的「商標」，注定要失敗的。

不僅現在臺灣風氣改變，轉而對傳統文化有興趣有信心，即在國外，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也已受到肯定。從前的洋學者總以為儒家講人情重倫理的社會，是貪污缺乏效率的溫柔，是「現代化」的障礙。現在他們看到新加坡、臺灣、香港等由中國人組成的社會，也可以做到清潔、有效率，也都邁着大步往開發國家之列擠入而較少他們的弊病，他們反過來又說儒家的倫理教化，有助於社會安定與「現代化」了。真是風水流轉，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呀！李敖應看到

大陸又提倡起孝順父母的新聞吧！不知作何感想？

李敖的狂妄與昧於時潮，注定了他的失敗。「傳統下的獨白」是序幕，「獨白下的傳統」是落幕。

二、惡評以為直

李敖寫「獨白下的傳統」，口口聲聲要「幫助中國人了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子——別再誤解中國。」（頁一）可是事實上，與李敖的聲明恰恰相反，它在幫助中國人誤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鄙視中國。我們且看看書的目錄，便知筆者的論斷不誤。

李敖的書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收十一篇文章，分列如下：

- 一、直筆——「亂臣賊子懼」
- 二、避諱——「非常不敢說」
- 三、諫諍——「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 四、傳令——全國大跑馬
- 五、新聞——報紙像雜誌
- 六、徵兆——來頭可不小

七、吃人——動物吃人，人也吃人

八、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九、音樂——華夷交響曲

十、家族——人越多越好

十一、女性——牌坊要大，金蓮要小

第二部份包括九篇文章，它們是「光緒朝對節婦貞女的族表」、「從高玉樹爲兒子『冥婚』看中國兩面文化」、「歡喜佛」、「中國民族『性』」、「人能感動蝙蝠論」、「人能感動老虎論」、「鼓聲瑟瑟的中國國音」、「一種失傳的言論道具」、「記一個不合作主義者」。

從這些篇目中，可以看出作者蓄意拚命揭露中國傳統的黑暗面，叫讀者相信傳統的中國是個專制極權、肉慾橫流、迷信黑暗的世界。這種取材之偏，有意誣陷的情形，任何人一見即知。

任何一個文明，從縱剖面來看，有它的盛衰消長；從橫截面來看，有它的光明與陰暗。當文明興盛之時，並不意謂沒有墮落腐敗的一面；文明衰退時，也不是沒有君子沒有光明。我們評論這文明，理應兩面俱舉才公平合理。單單舉出傳統的黑暗面，假如出自

外國人筆下，我們除深爲不平外，尚覺得他別有用心；誣蔑自己傳統文化，我們除了說他喪心病狂之外，他想用「直筆」來自飾是不可能的。

李敖寫中國歷史上一些人吃人的慘狀（頁七五、頁八六），敍出歷史上女性受到不平等，不合理的待遇（頁一二五、頁一四六），記錄中國歷史上性欲泛濫、人性淪喪的情形（頁一五三、頁一七四），描繪專制帝王壓制言論的情狀（頁五一、頁六二及頁二〇一、頁二〇四），調侃中國人的一些迷信（頁六三、頁七四及頁一七五、頁一八八）。他爲什麼不寫中國是世界上最田水利開發最早的民族，儒家永遠站在師道的立場爲百姓說話，中國早在商周已有極精美的銅器，中國五經反映出一個純粹理性的世界，中華民族活力的偉大包容了許多民族與文化並拓展了那麼大一片土地，中華民族的創造力不論在科學、文學、藝術比起其他民族都不遜色？

中國的自然條件並不算優厚，即在太平盛世也常鬧災荒有人餓死，遇到戰爭頻乃天災迭起時，人吃人的悲劇便產生了。讀史至此，不由然生出悲憫，反引爲中國人野蠻的證據，簡直沒有一點仁心。如果中國

人普遍喜歡吃人肉，那可以說中國人野蠻；如果在天災人禍不得已以求生，相信會得到同情與諒解的，南美的墮機事件便證明號稱最文明的西洋人在那種情況照吃人肉不誤。至於水滸傳中的幾個強盜吃人，那已是喪心病狂的人，就像李敖蓄意污蔑祖先也只是李敖本人喪心病狂，不能看做中國人的普遍現象。孔子看到當時還有用木俑殉葬的，歎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木頭做成人樣來殉葬，孔子便不忍，甚至說始作者無後，這種聖人教化出來的子孫願吃人嗎？

倫理是中國傳統的特色，倫理表現在尊尊、親親、長長之間，使社會得到和諧，使個人得到幸福。自然在重倫理的社會風氣下，個人的自由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同樣的女性也被安排到母職、家庭一方面去，這是社會的分工，十八世紀以前的西方社會也是這樣，沒有什麼可以厚非的。至於少腳與貞節牌坊等，那是畸型發展，是文化的末流。旌揚貞節本質上沒有錯，只要是出於當事者崇高的心願；裹少腳確是惡俗，倒不是出於當政者獎勵，它像穿高跟鞋一樣，成爲一種殉美的風氣。現代女性的整容擴胸減肥，與裹小腳相較，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歷代帝王的荒淫，史不絕書，趙翼的二十二史雜記，可以找到比李敖書中多十倍的例子。那是被權力腐化了的一羣，沒有一個好下場，他姦人家的妻子，人家也姦他的妻子。我們正要引以爲戒。那羣人跟一般爲生活奔波的老百姓沒多大關係，不用拿他們做傳統的代表。他們怕老百姓不聽他們統治，便造出種種異跡來證明他們不凡，用心是可了解的。

至於人是不是能感動動物，那要看從那個程度說。我們不妨先問：「人能不能感動人？」答案是肯定的。否則電影與小說也沒人看了。再問：「人能不能感動高等動物像犬馬之類？」答案也相當肯定。這些高等動物，人好好待牠是會產生感情的，不僅我們能感動牠們，牠們也能感動我們，不然華特狄斯耐的電影不用拍了。再進一步問：「人能不能感動老虎、蝙蝠甚至於泥湫、螞蟥？」認爲可以的便不多了。那是因爲牠們靈性較低，人類無法與……溝通。但是相信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主張自然有機論的傳統中國人，普遍相信人能感天地萬物，所以有揮戈倒日，李廣射石虎的故事。相信人之所以不能感動人或感動物，只是因爲自己誠心不够，所謂精誠所立，金石爲開，便

是這種信念最好的說明。西洋人也有這種信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渡紅海，海水爲之倒退。只是他們在人與物之間加上一個上帝作媒介。加上一個上帝做媒介，李敖便以爲不迷信了？

人相信自己與別人息息相關，不僅與人息息相關，也與其他的生物、無生物息息相關，甚或與天上的星星息息相關，生命的孤寂在這一信念之間可以解除，人饑已饑人溺已溺的仁德也可在此涵養。必要使中國每個人的心像個孤島，像個黑箱子，像「異鄉人」一樣全不關心，這是「全盤西化」者可誅用心。韓愈祭鱷魚、刺史跪在太陽下禱雨，也許表現着一種迷信的行爲，但爲什麼不取他們爲何這樣做的那份心意？小時候日全蝕，大家都拿出家中鍋盆大敲特敲幫助被天狗吞食的太陽早點出來。我現在每想起全村一片乒兵聲，便深受感動。這是李敖所不會懂的。

至於中國有沒有偉大的文學創作？中國音樂是否是華夷交響曲等，那也是見仁見知的問題，無暇在此多談。李敖序中說：「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奇書，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樣的睡儒面。」筆者看不出這本書

有一點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地方，但很明白他衝着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而來。

凡是與傳統文化爲敵的人，第一個要打擊的對象便是孔子，因爲孔子是儒家的宗師。要打擊孔子的方法是描黑孔子，把中國一切落後、貧窮、專制、黑暗的罪都推掣到孔子身上。五四之後「打倒孔家店」的選手們用這種方法，李敖也創不出新方法，「吃人的禮教」等這些口號早已被喊過，並且比李敖更精彩，李敖現在多加在孔子的罪名是史家「曲筆」「避諱」的罪名。但李敖却犯了不學無術、吠聲吠影的毛病。

一般人知道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旨在正名分，救弊俗。但不知道這種獎善良、寓褒貶的修史方式，是孔子以前史家通式。國語楚語記載楚莊王使士亶做太箴的老師，士亶跑去問申叔時如何教太子，叔時答：

「教之春秋而爲之讒善而抑惡焉，以戒其心。」那個時候孔子還沒有生出來（按莊王立於BC六一三年，在位二十三年，即卒於BC五九〇年。孔子生於BC五五一年。），可見早在孔子未生之前已有人把

「春秋」作教科書。

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必對魯史春秋的「聾善抑惡」非常贊同而取其「義」，所以孟子離婁下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據此則可知不僅春秋有「聾善抑惡」之義，晉史乘、楚史檮杌也有，孔子皆取之以成其春秋。但是楚國也有國史檮杌，為什麼叔時叫士亶掌魯春秋作教材不用本國史？可能是魯國係周公之後，擁有天子禮樂，於各國歷史中有殊勝的地方。

以上前賢早已辨明，故拿史家「聾善抑惡」的曲筆歸罪到孔子身上，那是不學無術的說法。

李敖說孔子的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是有意說謊（頁四）。這一點李敖又錯了。「避諱」跟「有意說謊」都分不清楚，還能研究什麼歷史？春秋時晉侯召周天子，而春秋寫成「天王狩於河陽」，這是「爲尊者諱」的典型例子。因為祖宗法晉侯應去朝拜天子，不應召天子，孔子不忍直言，改寫爲天子巡狩，這豈是有意說謊？古人在無法直言之下，用婉曲的方式寫出，便是所謂曲筆；如果特別偏袒

那方面，便成迴護，兩者不可混爲一談，更決不是有意說謊。

古人溫柔敦厚之處，李敖是不會懂的。李敖用充滿恨意的心看傳統歷史文化，吐蛇蝎般的言辭。必要把先人的過惡抖出來以證明大家與他一樣是歪種，好在洋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恐怕只有李敖這種人肯爲；必要揮發賢人的小過失讓他無處自容，也只有李敖那種「他也不見得比我好到那裏去」的小人心理肯爲。熟悉美國史的人一定知道南北戰爭不是如教科書寫的那麼單純——爲解放黑奴，但美國人願意子孫相信林肯肯爲人類自由而戰，我們也願意歷史上有一場乾淨的戰爭。北宋邵堯夫「聞人有善則喜」，我看李敖恰恰相反，「聞人有過則喜」。

李敖又說：「中國知識份子是中国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上下其乎。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只佔千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頑固，……誤盡蒼生。」奇怪的是李敖如此輕蔑知識份子，却所謂海外學人捧他有「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便沾沾自喜。既然書生

能成爲一個傳統，決不會如李敖所言，才佔千萬分之一，一定是代代都有，君子成羣，自成典型。

中國知識份子的特質並非如李敖所學那點——特立獨行。中國知識份子的特質是他們不對民族、政治、教化負起責任，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即是。這是一種承擔，從孔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誰與」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前後相承不絕。他們對有道之君願意爲臣，但經常要站在師道的立場指導國君；對無道的國君則主張放伐，不然則退隱山林等待時局的改變。他們是夾在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但恒站在百姓一方對抗專制。所以恒爲統治者所不喜，設意科舉制度來消磨其心，用「廷杖」來挫其氣，但他們始終沒有低頭，失去知識份子的氣節，漢末、唐末、宋末、明末的黨禍都是好例子。這是李敖不學無術才會對傳統知識份子有此種誤解。

李敖的不學無術不僅上述這些，他書中常賣些淺薄的考據來唬人，他把朱熹硬說成程顥的定生，便是考據之「精」的最好說明。任何對中國學術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朱熹是李延平的學生，李延平又是羅豫

章的學生，羅豫章又是楊龜山的學生，楊龜山才是程顥的學生。朱熹在南宋，程顥在北宋，相差了一百一十五年，怎可互爲師生？再說朱熹學統雖是大程一系，但學術與氣質却近小程（程頤），後代程朱並稱，程是指程頤，不是指程顥。類似這種錯誤，是做學問的人所不該有的。

筆者試在李敖書中尋求他的弦外之音，是有那麼一些，大略如下：

1、我這書是史家「直筆」。

2、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3、我像李二曲一樣是個不合作主義。

但他的書「以訐爲直」，算不得「直筆」，他書中也沒有表現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勇氣，他也遠遠比不上李二曲的學問德行。他說：「這不是寫給臉上有口水的人看的書。」，但他又要幫助「非中國人——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了——別再談解中國」，李敖的意思是不是這些人臉上都沒有口水？這又是李敖自打嘴巴的一個例子。

有一種人面對滿園爛漫紅紫不讚賞，偏去指摘花

葉的蟲蝕與花底的敗葉，面對這種心態的人，筆者除了同情他困自虐而自鑄煉獄之外，沒有別的話可說。但如果他的自虐污辱到他父母的話，他的兄弟一定出來講話；如果他企圖醜化歷史文化，污辱全國人的祖先，全中國人也不會放任他一口胡說的。

寫完這篇文章後，甚覺無趣，因為「獨白下的傳統」實在沒有價值為它說這麼許多話。李敖在利用他十四年前的剩餘價值，別人也在利用他的剩餘價值，筆者也可能上了一個大當，說了這麼許多話。但不論怎樣，筆者很替李敖難過。

清清純純的心靈寫的樸樸實實的佳構

琦君的

煙愁

簡宛的

地上的雲

葉歸何處

四十元

三十元

四十元

讀樸樸實實的佳構得清清純純的心靈

三書合購僅收85元，郵撥19274書評書目社，電話：3412624